

雙城記

何冀平
演員陳道明在中國電影家協會當選為主席。協會的作用很多，主要是團結業界的專業者，保持良好心態，發揮作用和才華。

周恩來注重團結藝術界的工作者，尤其關注電影界。1961年夏，周恩來知道受左傾思潮影響電影界人心低迷，召集電影界知名人士開座談會，安撫浮動的人心，會後又攜電影界人士同遊香山。進了香山公園大門，周恩來環顧四周，眼睛看着汪洋，問：怎麼不見王瑩？王瑩是電影演員，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事革命活動，曾經四次被捕。後以國民黨政府「遞派留學生」的名義，前往美國在耶魯大學攻讀文學。

1943年，王瑩以純正流利的英語在白宮表演話劇和街頭劇《放下你的鞭子》，身已癱瘓、坐手搖車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攜其妻子、子女前來觀看，各國駐美國使節等也看了演出。王瑩用英語介紹，還演出《到敵人後方去》、《義勇軍進行曲》和民歌。觀眾深受感染，全場爆發熱烈掌聲。她的這次演出被稱為「中國第一個在白宮演出的中國演員」。這樣一位才華出眾的演員不能參加電影界的高端座談會，周恩來知道內中另有原因。汪洋解釋，我們接到的名單裡沒有王瑩。周恩來皺了皺眉頭，轉而向文化部副部長夏衍：「應該把她請

心如明鏡

來。我了解王瑩，這是一個值得信任的好同志嘛！你們知道嗎，她是黨派入電影界的第一批黨員。憑她在電影事業上建樹，她是應該到會的啊！」夏衍迅速對電影局兩位副局長蔡楚生和司徒慧敏示意，立即驅車去接王瑩。一會兒，王瑩來了。周恩來拉着王瑩的手向大家介紹：王瑩同志很小就參加革命，是我們黨裡不多的少年黨員之一。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她演了有進步意義的話劇，還拍了多部電影，是很優秀的演員。1940年，她去南洋各地演出抗戰戲劇，南洋僑胞都很喜歡她，稱她是「馬來亞情人」，紅極一時。周恩來問身邊的趙丹：阿丹，你知不知道王瑩是何許人？趙丹馬上回答：「當然知道，1935年，在夏衍編劇的《自由神》中，王瑩成功飾演衝出封建家庭的「五四」新女性陳行素。我去看她演出，演完以後整個靜場，隨後掌聲像暴風雨般響起，我是佩服得五體投地。」周恩來說，阿丹說得對，王瑩是一個好演員，還是一位著作甚豐的作家呢。今天把她介紹給大家，大家歡迎不歡迎？大家的掌聲剛落，周恩來主動提議拍一張合影，讓王瑩緊挨在他的身邊。周恩來的做法讓當時受冷落的王瑩深為感動，也從此改變了她的處境，轉而向文化部副部長夏衍：「應該把她請

此山中

鄧達智

舌尖上的新年

過去每年春節伊始，在新界老家屏山鄧氏宗祠舉行的九大盆菜盛會，於年前曾經被選為《舌尖上的新年》其中一輯，大家更加認定此為我屏山鄧族慣例，每至農曆年初，祠堂大排筵席舉族同歡。

如此慶典在元朗仍然擁有，卻非吾鄉，乃同為鄧氏南遷最元祖的根據地——錦田，於歲歲大年十四晚上，為正月十五早上於宗祠內舉行「點丁燈」儀式先行造勢，燈火輝煌，盆菜香氣四溢，歌台傳來陣陣喜慶歡聲。

屏山本來每年十一月下旬於宗祠舉行合族盆菜宴，卻於回歸後將日子移到十月一日，配合國慶。

農曆正月十二，先母生忌誕辰。原來在家人弄飯，家人共聚一堂為母祝壽。後來發現壽星婆為家人煮弄美食，比平時更辛勞，後決定到附近酒家設壽宴，一般以流浮山「歡樂海鮮酒家」為主。

那年遠居多倫多的二姐、倫敦的三姐合家歸來為母祝壽，求團圓宴請賓客更多之外；眾人心下為三姐抱病志忑，未知這次之後可再有機會還鄉。壽宴決定改在空間更大的屏山鄧氏宗祠舉行，由今天生意非常旺盛「屏山傳統盆菜」主持人聯哥之父親來發辦，吾鄉過去半個世紀主理祠堂食事其中一位掌廚出任料理。

先例開了，往後每年大家選擇在年假的大年初三晚上舉行，但真正成為公眾關注，盆菜成為香港民間最具代表性的傳統食制，則是九七前夕，已故學者兼詩人朋友也斯及美食達人劉健威提議：不知來個回歸前最後一個除夕，在你們家屏山鄧氏宗祠舉行盆菜宴？

開會幾通，達成共識，就此將回歸前盆菜宴搞掂。1996年12月31日晚上在屏山祠堂舉行了三百多位中外人士共享的熱鬧盆菜宴，與會者泰半為媒體成員，一下問「盆菜」二字成為往後好一段日子報刊上不斷讀到的報道。慶回歸，旅遊發展局邀我接洽聯哥下廚，在中環海旁、今天的填海區舉行了本港首次千人盆菜宴，自此「盆菜」二字不止代表了吾鄉屏山、元朗的新界，更代表了香港，成為至傳統的民間食事，年前被邀，走上央視節目《舌尖上的新年》，可喜可賀，理所當然。



筆者(中)出現央視《舌尖上的新年》。作者提供

讓眼睛休息一下

無可否認自從有了智能手機之後，大家的集中力也去到了手機的畫面，不知道是好還是壞？我有這個看法。好的是，以前搭乘交通工具的時候，雙眼總不知放在哪裡好，就好像你眼望我眼，但現在有了這個智能手機，一上車，眼睛便可以投放在螢幕上，而且當我們需要某些資訊的時候，也可以立刻從網上找尋得到，這樣對我們生活其實也有好處，最低限度以前做不到，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好處。

至於壞處，相信就是影響我們的眼睛。我曾經訪問過一個眼科醫生，她說現在都市人的眼睛疾病多了很多，而且以前只會發生在年長者人士的身體上，例如：青光眼、白內障，也有年輕化的趨勢，這應該也是經常使用手機的緣故，所以有時不停用手機，也有一種罪惡感，但無可奈何已經成為了生活的一部分，總會覺得百無聊賴的時候要拿起手機看，就算正在繁忙地工作，只要手機震動起來，人也緊張起來，立刻看看是什麼訊息。可想而知，手機已經嚴重影響我們的生活，所以在市面上也不難發現，推出了很多護理眼睛的產品，實際上有沒有用也不知道，但知道的是，人類的眼睛因為智能手機被傷害了，所以我現在也盡量不用太多時間去看手機，反而回到家中，手機放在一旁，看看電視相信比近距離看着手機螢幕會比較好些。而且我也曾經在這裡說，看電視也可以有很多選擇，我偏向選擇一些比較有資訊性的節目來看，除了可以娛樂自己之外，更加可以從中學到很多未曾接觸過的知識，甚至我自己也很喜歡知道的資訊，也可以從電視節目裡找到。

而且我這個電台工作的人，經常需要很多不同的話題，除了我覺得去旅行是一個廣增見聞的方法之外，看電視也夠吸收不同的知識及眼光去得更遠，所以我絕對不會浪費時間去看一些什麼恐怖片及笑片，總覺得有點無聊，因為我真的覺得沒有幫助到自己，反而如果看一些紀錄片，從中可以知道無論是遠古以前的歷史，或是現在的科學家怎樣可以研發出一些幫到人們改善生活的東西，也是一種學習。所以當我一有時間的話，連街也不出，就留在家中看電視。

最近我發現，身邊的朋友現在少了一個問題，就是遺留手機，以前的年代不是經常拿著手機看，只是用作打電話用途，所以遺失手機的機會比較大，現在反而因為「機不離手」，遺下手機很快便會發現，相信也不難找回，所以有時在我們生活當中，總有些事情是好，也有些事情是壞，就來拿出一個平衡，最重要不要影響我們日常的生活。

隨想國

興國
認識不少台灣的朋友，很多都會在過年前後，選擇出外旅遊，原因並不是喜愛在冬日旅遊，而是為了避年，在台灣定居的港人，不少也在過年期間回港，原因也是避年，朋友之所以選擇避年，是因為台灣在過年時給小孩的紅包，都是厚厚的，而且都會比較誰更闊綽。不像香港，封個紅封套只是為討個喜討個吉利，錢是不太在乎多少的。當然也有朋友不喜熱鬧，每年遇到生日和年節，都會選擇一個人靜靜地過，也算是一種避年吧。在香港，有些年長者平時常常到固定的餐館用餐，但過年時卻不見蹤影，為什麼？原因是裡面的侍應都熟了，過年去的話怕給紅包，少給怕被取笑，多給又手頭拮据，所以只好選擇到別的餐廳去避年，或者買速食餐獨自躲在家裡了，當朋友約見面時，也會找藉口來推掉。不過，等元宵過後，這些長者又會

避年

出現在時常光顧的餐館裡，這似乎是手頭拮据的長者的無奈。香港的兒童最喜歡過年，因為既有假放，又有「利是」可拿，所以他們最怕的，是父母選擇去旅行避年，過年後的零用錢就會減少了。有些年輕人很想去避年，但卻避無可避。他們想避年的原因，是每年都必須去拜會長輩，有的長輩會問長問短。比如學校的成績如何？自己成績很差時，最怕的就是這樣的問題，但長輩卻會不停追問。有些長輩會追問交了對象沒有，何時結婚？遇上自己正在「劈腿」，遇上自己沒有在交往，遇上自己的對象根本不想結婚，都不知怎樣回答才好。這些年輕人最怕的就是見那些個性嚴厲追根究底的長輩，但是一年只有一次過年，一年又只拜會長輩一次，如何躲避得了？當然也有利用年假真正去旅遊的，他們想到的，從來都不是避年的問題。我是屬於很想避年的人，你呢？



百家廊

戴永夏
在我國的傳統節日中，春節最為隆重、熱鬧。由於它是舊年的終結、新年的開始，因此人們對它寄予了很多除舊迎新的厚望，總希望在新的一年裡，除掉那些舊的積弊，迎來新的變化和美好，由此便產生了一些與之相關的民俗活動。

春節除舊弊，花樣很多。其中重要的一項，就是將舊弊「賣」掉。

舊時廣東許多地方，有春節「賣懶」的習俗。每到除夕晚上，孩子們衣袋裡裝著紅雞蛋，手執燈籠、火把，歡歡喜喜地來到街上，一邊走一邊不停地呼喊：「賣懶，賣懶，賣到年三十晚，你懶我不懶。」喊完回到家，再把紅雞蛋分給長輩吃。俗信這樣就可把懶「賣」掉，不再懶惰。為什麼小孩子要在除夕晚上「賣懶」？民間流傳著這樣一個傳說：在王母娘娘的蟠桃園裡，有一條懶蟲，經常潛藏在蟠桃樹上，春天吸花蜜，秋天吃果實。有一年秋天，蟠桃大豐收，懶蟲又去偷桃吃，被王母娘娘發現了，便把它貶到人間。這條懶蟲來到人間後，就將身子一縮，偷偷地鑽進小孩子的鼻孔，變成一條又饞又懶的鼻涕蟲。在小孩子睡覺的時候，它就讓孩子睡懶覺，早晨賴著不起床。所以年三十晚上，大人就讓孩子上街「賣懶」，以此將懶蟲「賣」掉，變得勤奮起來。

在山東荷澤等地，舊時還有「賣瘡」的習俗。除夕晚上，有些孩子會將寫有瘡名的紙團扔到街頭牆角，邊扔邊唱道：「賣瘡，賣瘡，賣給老張。老張不要，隔牆一撿。」據說這樣身上生的瘡癤就可以好起來，新的一年身體會更加健康。

除了懶和瘡，癡呆也能「賣」。過去在江蘇一帶，就流行著在春節「賣癡呆」的習俗。世傳古代吳地（江蘇一帶）人多呆。為除掉此病，便要將其「賣」掉。為此，孩子們便在除夕晚上，沿街叫喊：「賣癡呆，賣癡呆！」有一首《賣癡呆詞》這樣寫道：「智巧由來不足用，癡呆自古無人重。獨笑

除舊迎新趣事多

吳儂呆性多，喚賣殘冬取善頌……」而南宋詩人范成大在《賣癡呆詞》中，更加具體、生動地描寫了「賣癡呆」的情景：除夕更闌人不睡，厭禳純滯迎新歲。小兒呼叫走長街，云有癡呆讓入買。二物與人誰獨無？就中吳儂仍有餘。巷南巷北賣不得，相逢大笑相揶揄。揶揄地坐重簾下，獨要買添令價。兒云翁買不須錢，奉賒癡呆千百年！

從詩中我們看到，除夕之夜，天都快亮了，孩子們仍不睡覺，沿街叫喊著「賣癡呆」。他們跑遍巷南巷北都賣不出去，見了面就相互取笑。年老的詩人也加入其中，問把這癡呆全買下來要多少錢？孩子們笑著說：「你老先生要買不收錢，奉送給你癡呆千百年！」詩寫得極為詼諧、幽默、有趣，把這歷史舊俗活靈活現地展現在人們面前，讀罷讓人忍俊不禁。

有些積弊可以「賣掉」，但有些卻沒人肯買，這就需要把它「送」出去。「送」什麼？人們首先想到貧窮。為了擺脫這「頑疾」，便產生了春節「送窮」的習俗。「送窮」即送「窮鬼」，又稱「送五窮」、「送窮土」、「送窮灰」等。此俗歷史久遠，在各地流傳也很廣。南朝梁宗懷的《荆楚歲時記》引《金谷園記》云：「高陽氏子瘦約，好衣敝食糜。人作新衣與之，即裂破，以火燒穿著之，宮中號曰『窮子』。正月晦日巷死。今人作糜，棄破衣，是日祀於巷，曰送窮鬼。」這段話意思是說，窮鬼乃顛頤高陽氏之子。他身材羸弱矮小，喜歡穿破衣，喝稀飯。人們送給他新衣服，他便扯破或用火燒出洞來再穿，因此宮中稱他為「窮子」，他於正月最後一天死去。他死後，人們便在這一天作稀飯、扔破衣，把他當作窮鬼送走，故曰「送窮」。

此後歷朝歷代，春節「送窮」之風都綿延不衰。尤其在唐代，此風更加盛行。唐代文學家韓愈在《送窮文》中就寫道：「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糞輿糧，牛繫軛下，引帆上檣。」就是說「送窮」時要為「窮鬼」結紮柳條為車，捆草為船，裝上乾糧，套好牛

車，升起帆船，客客氣氣地送「窮鬼」上路。唐代詩人姚合在《晦日送窮三首》中也寫道：「年年到此日，漉酒拜街中。萬戶千門看，無人送窮。」可見當時「送窮」是何等熱鬧。

「送窮」的時間，多在正月初五或初六。也有在正月的最後一天，謂「晦日送窮」，目的是將窮鬼趕出家門，從此富裕起來。「送窮」的方式多種多樣。有的地方，在這一天的掃房屋，據說「窮鬼」寄身在塵土垃圾之中，將垃圾倒掉，也便送走了「窮鬼」。也有的地方在這天晚上，各家皆用紙紮一婦人，高約四五寸，身背紙袋，袋裡裝著從屋裡掃出來的塵土垃圾。人們在爆竹聲中，將此紙人送到郊外；孩子們此時則滿街興高采烈地奔跑著，邊跑邊唱：「五窮媳婦五窮排，家家門上送出來。不管禿子、瞎子，送出一個來！」而在濟南，「送窮」又叫「打五窮官」：正月初三這天，乞丐門面塗朱色，身著戲衣，頭戴無頂的破草帽，扮成「五窮官」，手拿大掃帚，挨家掃大門外的地面。人們見此忙以錢米食物施捨，並以棍棒裝追打，認為這樣就可將貧窮趕走。懶能「賣」，窮能「送」，可是有些舊東西「賣」不了也「送」不出，只有將它扔掉，這樣又產生了「扔愁帽」的習俗。此俗主要流行於我國北方一些地區。在這些地方，過去每到年三十晚上，人們便將戴過的舊帽子或舊頭巾悄悄地扔到街上，第二天再將這些東西掃到牆角處。如有人拾走了帽子、頭巾，就意味着帶走了憂愁；如一直無人撿拾，等到元宵之夜時再燒掉它，俗信這樣可以扔掉過去一年的憂愁煩惱，代之以無憂無慮的快樂生活。

以上這些習俗，都反映了舊時勞動人民希望除掉窮鬼、去掉惡習、人變聰明、生活富裕的美好願望。不過這些願望，在舊社會是難以實現的。只有在文明昌盛的新社會，用科學的知識武裝頭腦，用勤勞的雙手艱苦奮鬥，才能將貧窮和愚昧趕走，使好夢變為現實，舊貌換新顏！

鄭國偉編而優則演

對我來說，此劇最大亮點是由鄭國偉飾演的陳伯一角。我不知道觀眾對這名謙稱自己是音樂劇新人的演員有多少認識；可是，若你對香港劇壇不太陌生的話，你一定聽過鄭國偉這個名字。即使你不能立即記起他是哪一位，只要我告訴你他是著名創作劇《最後晚餐》的編劇，你一定會長長地「哦」一聲，然後說：「原來是他。」

《最後晚餐》的劇本曾分別於第二十一屆香港舞台劇獎及第四屆香港小劇場獎獲頒最佳劇本獎項，並於二零一四年第九屆華文劇節獲優秀編劇獎，更被北京的Time Out和《新京報》分別評為二零一三年度十大/六大最佳作品，並曾於內地多個城市巡迴公演。該劇的女主角雷思蘭更同時奪得該屆的香港舞台劇獎和香港小劇場獎最佳女主角獎項，是香港唯一憑同一個演出的角色奪得兩個最佳女主角獎項的演員。

繼《最後晚餐》後，鄭國偉再寫了《最後作孽》和《好日子》，都是描繪家庭陰暗面的劇本。前者獲提名最佳劇本，我相信後者今屆也應該獲得提名。

儘管一位這樣優秀的編劇在劇本創作上光芒四射，他演戲的機會卻不太多，印象中亦記不起他曾演過較重要的角色。本來編劇與演員根本就是兩個崗位，編劇不懂得演戲是很正常的。可是，在《老子駕到》中，鄭國偉讓我們知道原來他是編而優則演的。他本人的年紀不大，在劇中卻要飾演一名七十多歲的爺爺，難度是很高的。不過，他好像不費吹灰之力便把一名要照顧患上腦退化症的愛妻丈夫演活了。他的一舉手一投足活活是一個憂心忡忡的老人，完全沒有流露出平時跳脫開懷的神色。他演的角色對妻子非常深情，一直因自己年輕時不長進，欠了妻子一個婚禮而耿耿於懷。當妻子已無法記起其他東西，獨是每分每秒都提著要到教堂結婚時，他鼓起勇氣，為妻子舉行一個婚禮，一遂自己最愛的人的心願。這場戲完結時，觀眾席上打開紙巾包裝、醒鼻子的聲音此起彼落，很多女士都感動得掉淚。

演後，我聽到有人跟鄭國偉說他塑造了一個「暖男」的角色出來，感動了觀眾的心靈。這次鄭國偉讓人看到他的演技，希望他日後能有更多演戲的機會。

古今談

范華

5G商用，「未來」已提早來臨

從3G到4G，手機「智慧化」顛覆了許多產業，乃至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過去，4G通過光纖進入用戶家裡，大大提高了手機傳輸訊息的速度。但是，從4G到5G，則將開啟「物聯網」時代，人和物互相溝通，物和物溝通，許多事情都可以進行遙遠控制並且自動化。萬物互聯，不僅所有家電，就連井蓋、管道都可「智慧化」管理。將來，水務局不必定期抄錄水錶，電力公司不必每月抄錄電錶，感應器可以把用電用水記錄下來，再從你的手機自動收取。

補習的老師不必再上門補習，將來孩子對著電視機和互聯網，就可以和補習的老師進行對答，完成補習過程。如果覺得這個補習老師不合心水，下一堂就可以更換了。公立醫院的專科醫生也可以透過電視機和互聯網，為老人家進行治病，社區的發藥物流中心，可以用快遞的方式把藥物送上門去。律師的服務，也可以用人工智能取代了，為客戶節省時間，也可以少付費用。警察如果要捉拿快車和醉酒駕駛，也可以採取人工智能的方式等，讓違例駕駛的人，無所逃避。電動汽車十年內肯定會普及，汽車可以和道路路的指揮系統通訊號系統互連連接，進行安全駕駛。

巴士公司也不用為司機的疲勞駕駛和不安駕駛傷腦筋，因為將來會改為用機器人駕駛。頻寬大、速度快、運行穩，這些特性成就了5G「賦能一切」的科幻屬性。2019年有望成為5G的「商用元年」。國際標準組織「第三代合作夥伴計劃」宣佈，完整的5G標準最早將於2019年3月出。這意味著，5G網絡部署將在今年大規模展開。美國為了爭奪5G的市場佔有

率，已經開始的5G牌照發放將進一步擴大，今年將有更多美國城市「嘗鮮」5G；中國也會不甘後人，大概5、6月開始預商用。第一個得到利益將是電子商務。所以，如果互聯網公司經營電子商務，其營業額和利潤會急速上升，好像美國的亞馬遜公司一樣，大賺特賺。中國阿里巴巴、騰訊也會大量發展電子商貿，中國每一個居民、農民群眾，都可以和世界各國的企業進行貿易，快遞的成本大大降低。中國的5G部署穩步推進。去年底，工業和信息化部發放了5G系統中低頻段試驗頻率使用許可，採取了毫米波段，向業界發出了加速推進5G商用的明確信號。中國各大電信運營商均表示，2019年5G將會大發展。首先是企業的用戶，利用5G的軟件，改革生產的模式、商業運作的模式，大大提高競爭力，降低成本。如果不進行改革的企業，成本就會非常高，很快就會被淘汰。「一帶一路」的5G聯繫，加快了火車專列的海關程序和運輸程序，也加快了電商貿易的效率，生意規模高速度發展。美國要封殺華為，只可能在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新西蘭得到實現。但是亞洲地區、中東、歐洲和非洲、俄羅斯、拉丁美洲，將會繼續採用中國的5G系統，因為中國將會發射一百多顆小型衛星，取代過去的光纖通信，在「一帶一路」的上空，建立了手拉手的寬頻網絡，高效率、高速度、低成本傳輸訊息。在免疫療法、基因編輯等領域研究將不斷取得突破的2019年，更多新療法、新藥物將進入臨床試驗並投入使用，擴充人類抵禦疾病的「武器庫」，一些特定種類的癌症、遺傳病等的治療有望取得突破性進展，將不再是「不治之症」。